

错过一池荷

□ 合肥 黄琼

节序如流，已是秋日。总是魂牵梦萦，却总是抽不出时间去欣赏……每年夏季，总要去包河边观荷。包河的荷花种植面积不大，但却由于包青天“无丝（私）藕”的典故闻名遐迩！窥一斑知全豹，不大的荷塘足以装满我的眼球，满足我对“莲叶何田田”意境的所有幻想。这里虽无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胜景，但却能体验到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热情……最重要的是，它近在咫尺，来这里观荷，既免去了舟车劳顿之苦，亦可领略到翩翩荷叶之丰姿、“凌波仙子”之秀美！对于像我这样的懒癌晚期患者应是最佳选择！

这个暑假，似乎无所事事，但又忙忙碌碌，一晃已秋天，才发觉还没有去包河边“打卡”，傍晚匆匆赶过去，那塘、那叶、那花都还在，只是今非昔比！荷叶不再是“无穷碧”里那翠色欲流的深绿色，在连天烈日的曝晒下，叶片已经发白，边缘被烤焦了，有的叶片中间因干裂已一块块剥落，形成了像蛛网一样的

破洞，千疮百孔。水珠在叶面上滑滑梯已成传说。原先水面上手挽手、肩并肩，密不透风的荷叶已变得稀稀疏疏，中间兀自矗立着许多干枯发黑的叶梗及莲蓬。荷花也少得可怜，残存的几枝，花苞娇小，营养不良，勉强从荷叶中惊恐地探出头来，由自信的大家闺秀瞬间变成了乡野村姑，显得那么落寞、孤寂，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……

荷塘里的水在高温的炙烤下变绿，尽情地发酵，浑浊不堪，成了“一潭绝望的死水”，“鱼戏莲叶间”已变成课本里的童话！莲叶的清芬、荷花的芳香已被腐败塘水的异味所取代，行人掩鼻而过！兴致而来，失望而归。满腔的期待惟余一声叹息，荒芜的思绪在拉长，绵长的怅惘无处安放……不禁莫名伤感，因为拖延、等待错过了观荷最美的时机，错过了一季缤纷的



花事……知了在嘶鸣中释放愤懑，我在文字中放飞心情……怪不得三毛曾写过：刻意去找的东西，往往是找不到的。天下万物的来和去，都有他的时间……花开花落，相信明年的夏季它们又会如约蓬勃、绽放，只是又要经历一岁的轮回。转念又想，这里的荷塘从不缺乏月色，自然就流淌诗意，冬日亦有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的凄美……

错过了太阳，还要再错过星星和月亮吗？又或者，发现美好，永远不晚。

最后一个月饼粑粑

□ 四川 余宾

中秋将至，各式各样的月饼，摆上超市货架，这些月饼包装精美，口感极好。那一天，我和曾叔公闲聊，谈到月饼，曾叔公长叹一声，给我讲一个事情，讲着讲着，他居然老泪纵横，我也是热泪盈眶……那是家乡即将解放时的事情，曾叔公还非常年轻，中秋过后，他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他无可奈何，只好借点钱来到城里，买一些玉米面和糖精，回到家中，开始做月饼粑粑。名叫“月饼粑粑”，实际上就是椭圆形的玉米粑粑而已，月饼粑粑做好后，已到半夜，曾叔公躺在床上，眯十多分钟，然后爬起，将月饼粑粑装进背篋，背起往城里走去。天蒙蒙亮，曾叔公才来到城里，他在一个小巷中，将背篋放下，大喊起来：“粑粑喔！月饼粑粑喔。”话音刚落，一群人围上来，抢着购买。

曾叔公一边收钱，一边拿月饼粑粑，为了买到月饼粑粑，人们开始疯抢。曾叔公怕收不到钱，立即坐在背篋上，先收了钱，才从屁股下的背篋里拿出一个月饼粑粑。一双可怜巴巴的眼睛，直勾勾地盯住曾叔公。那是一个小孩子，那孩子看着月饼粑粑，偷偷地咽着口水。曾叔公心想：“给他留一个吧。”感觉月饼粑粑还剩一个了，曾叔公大喊起来：“没有了，明天再来。”人们这才散去。只有

那个小孩子还站在原地，呆呆地看着曾叔公，小孩子面黄肌瘦，目光呆滞，衣衫褴褛。曾叔公见所有人已经离开，拉住小孩子说：“我给你留了一个。”小孩子脸绯红，轻声说：“我没有钱。”曾叔公摇摇头：“没事，这个月饼粑粑，是我送给你的。”小孩子一下来了精神，拿过月饼粑粑，连声道谢，踉踉跄跄跑开去。

曾叔公叹一口气，决定次日多给那孩子留两个。他又去买一些玉米面和糖精，回到家里，赶制要卖的月饼粑粑。第二天，还是那个小巷，来了很多人，但不见那孩子的踪影。月饼粑粑快要卖完，孩子还没有来，曾叔公忍不住打听，一个老头说：“他来不了，昨天不知道他在哪里要到一个粑粑，给他弟弟吃，他自己快饿死了……”曾叔公大惊失色，要老头带他去看小孩子。一个木棚前，小孩子躺在地上，奄奄一息。弟弟在哭泣、邻居在流泪。“和平解放咯。”“解放军进城咯。”“解放军来啦。”欢呼声中，几个解放军卫生员，抬着担架，跑过来，把小孩子抱起来，放担架上送走……

小孩子被卫生员们从死神手中夺回来了，他终于赶上幸福时光……是啊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珍惜今天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！

秋日蚂蚱肥

□ 重庆 王贞虎

天回到家，妻子对我说：“猜猜看，我今天捉到一只什么？”我想在这城市，还能捉到什么让她这么兴奋？妻子将一个大的塑胶瓶子递到我面前，里面赫然趴着一只青绿色大油蚂蚱。我有点吃惊，不要说在城市，就是在荒郊野外，也不一定能见到这么大体型的蚂蚱，这足足有十六、七公分长，在农村长大的我，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蚂蚱。这只蚂蚱老成持重，长相威猛，一对眼睛俊气逼人，两根触角时静时动，翅膀上的一道金边增色不少，时不时，还用它的大爪捋一捋两条触角。

妻子说是在门口马路边的绿化植物夹竹桃上看见它并捕获的，它静静地卧在一根树枝上，妻子以为看走了眼，不相信有这么大的一只蚂蚱会落在这种植物上，它应该是生活在草地上，长到这么大的蚂蚱应当是幸运儿，它躲过了诸多的飞鸟天敌，躲过了剪草机锐利的刀片，躲过了农药喷洒的草地。也许是它从很远的地方飞来，有点累了，偶尔落在了树上，要不怎么妻子去捉它时，它老老实实呆在那里，这不符合它的特性。油蚂蚱在野外，是不让人靠近的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它马上展翅高飞，并且发出“吧吧”的声音。小时候的农村没有使用灭草药，荒坡、田埂地

头上，到处长满杂草，有草就有蚂蚱，有时不经过，就会引起一片蚂蚱受惊飞起，场面壮观。

小时候见过的蚂蚱主要有三种，一种叫小干蹦蹦，这是蚂蚱家族中最庞大的一支，占蚂蚱的半壁江山。它体型娇小，长着一对有力结实的后腿，弹跳能力出色，徒手捉它难上加难。它的颜色与地面相似，趴在那里，你走到跟前都不会发现它。这种蚂蚱是养鸟的好食材，将蚂蚱后腿撕去，以免割伤小雏鸟，捏碎它的头，易于鸟儿消化，小鸟一口一只，各种鸟都可以用蚂蚱饲养，用它喂养的小鸟，长得强壮，全身肉嘟嘟的。小蚂蚱春天很早就出现，一直到秋天霜才被冻死，活跃大半年。

另一种蚂蚱全身暗绿，身体细长，呈圆筒形，瓜子纤细修长，它的复翅呈少有的粉红，飞不远，飞起来非常好看，它不擅长跳跃，只会像乌龟一样地慢慢爬行，秋天的豆角上常见它的身影。它容易捕捉，一旦捉到，嘴角立即流出绿色的口水，看着令人不舒服。

最少的是妻子捉到那种油蚂蚱，但它是小孩子乐意捉的，因为个大，可以油炸，也可用火烤了吃。秋天的母蚂蚱，个个肚子里装满了黄黄的卵，熟了的蚂蚱卵香喷喷，吸引着孩子们漫山遍野地追逐。

旧时乡村的独轮车

□ 厦门 程新兵

乡祭祖，踏入久违的老屋，土墙摇摇如坠，曾经生活的土屋，如今人去楼空，残墙断垣。孤零零躺在墙角的一个什物引起了儿子的好奇，“爸爸，那是什么？”我抬眼细看，原来是儿时熟悉的独轮车。独轮车，又称“鸡公车”、“二把手”、“土车子”。小时候，乡村几乎家家都在使用，是那个年代的一种轻便的运物、载人工具。

独轮车结构简单，独轮装在中间，用木架包围住凸起的轮子，平板安放在凸起的轮子两边，分成一左一右，用于放货，整车几乎全是木制，除了个别固定地方用上铁钉和螺栓。那时乡村还是泥土路，道路崎岖不平，而且时宽时窄，特别是经常要上山坡下沟渠干农活，独轮车很好地克服了这些困难，再小的路也能推行，并且能随时灵活地原地掉头。

我告诉儿子，那是爷爷曾经用过的独轮车。儿子一脸茫然，打从他出生就没有见过爷爷，也没见过这独轮车。我一时兴起，向儿子演示推独轮车。无奈独轮车经久未用，套绳已风化，一拿起来就碎成一地；轮毂已断，不能再转动了。“独轮车散了架——没法推了。”望着早已成“古董”的独轮车，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记忆中，父亲用过的这辆独轮车还颇具传奇色彩。父亲自幼丧父，小脚的奶奶独自抚养一堆儿女，日子过得极为艰难。别说家中有独轮车，就连基本的农具也是缺这缺那。一次，邻村的跛脚大爷与父亲打赌，如果父亲一个人一天能把他家的一亩田的稻谷全部收割完，这辆独轮车就归父亲。从割、挑、打、收，父亲从天蒙蒙亮，一直忙到月亮、星星爬上来，父亲累得走路都摇摇晃晃，终于打赢了这个赌局。

父亲有了这辆独轮车格外珍惜，不断修葺和改良，独轮车越用越好用。推独轮车是一门技术活，光凭一身蛮力还不够，要做到人车合一，不然容易翻车。父亲干活爱动脑子，推车也是一样。那时生产队经常比赛推独轮车，父亲把巧劲和力量完美结合，推车的速度快、重量大、时间短，几乎次次拿第一。

父亲最为得意的一件事，就是用这辆独轮车把跛脚大爷的长女推回家当媳妇。原来，跛脚的大爷早就看上了父亲，一直在观察考验父亲的种田能力和吃苦劲头。这个跛脚的大爷也就是后来我的外公，不得不佩服外公的眼力和魄力。父亲去世后，独轮车就闲置了下来，一则家中无人会推，二则搬运货物和载人已经用不上了。独轮车就彻底成了摆设，有的农户早把独轮车劈成柴火烧了，只是母亲常怀旧，想念早逝的父亲，就一直把独轮车留在土屋的墙角。

其实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旧时乡村很多常用的物件慢慢成了遥远的记忆，比如像独轮车，过去在乡村是很时髦的一种交通工具，如今早已褪下历史的光环，变成“古董”，成为后人追忆的对象。